



傾聽人間音

宗教師在心蓮病房

Listening to the Sounds in Normal Beings
-- a Buddhism Priest in Heart Lotus Care Ward

■ 文 / 釋純寬 慈濟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

在固定的時間一早進病房時，常會聽到值班的護理人員用親切又緊迫盯人的呼喚聲：「寬師父！阿秀阿嬤需要去關心，記得喔！」不到一分鐘再見面時，又再次被提醒：「師父去關心阿嬤了嗎？」就在我準備走出護理站時，另一位護理人員又提醒我：「師父，隔壁病房的叔叔心情不大好，多去和他聊聊喔！他需要你的關心，記得喔！」當我快走到病房時，護理長又在背後喊我：「師父，開會了！」當時真讓我哭笑不得，這群可愛的護理菩薩，是不是以為我有分身呢？

在開會前匆忙的看過病人後走進討論室，尚未坐下，只見護理人員們用著親切又急切的眼神微笑問我：「師父看阿文了嗎？」「師父說了什麼嗎？反應呢？」

溫柔超人 事病如親

當學校放寒、暑假，除了每天到病房服務，也常與居家護理師到病患家關懷。在訪視過程中常讓我很感動的是，因病房護理人員少而工作量多，但他們仍會因想念或擔心病患現況，而於下班後又跟著居家護理師去家中探視。

記得不久前，兩位剛下大夜班的護理人員知道居家護理師和我要去壽豐探視病患，不顧整晚沒睡的疲憊，堅持一起去探視，返途中為了圓滿一位單身病患要看蓮花的心願，也找了許久，待返回醫院時，已近中午時分。但讓我佩服和驚訝的是，這兩位護理人員竟然還要再去一位剛往生的病患家上香，送他最後一程，再返家休息。除了敬佩他們有驚人的體力外，最重要是那份視病如親、以職工作志工的精神和毅力。

每次看到這群可愛的護理人員們那份對病人關心的積極態度，常讓我很感動，無形中也督促我要更盡心去對待病人和家屬，因為這份真誠的關心和對待，才是病人和家屬所需要的，因為我也曾深深體會過……。

至親往生 修行人也心傷

三年前母親因罹患大腸癌併發肝癌及肺癌而往生，距我由日本完成學業歸國正好兩個月的時間。母親為虔誠佛教徒，由生病到往生兩年間，非常獨立和堅強，凡事自理。當我在異國正焦頭爛額的趕寫論文時，母親擔心我早出晚歸生活飲食不正常，常寄食物來給我，裡

面有時會附著一張小紙條，用著不大端正、卻看得出用很努力的字體寫著「我兒，要照顧好身體，有點睡，母字。」每當看到母親的這些叮嚀時，內心常感慚愧又不孝，而暗自痛哭。自省入佛門多年，至今仍讓生病的母親如此擔心，那時除了偶而打電話問候外，也不能為他分擔任何事，乃至學成回國後，卻又感嘆陪伴時間太短暫。

進精舍至今十八年，一路上因有母親

的支持才得以完成修行及學業，因此母親的往生帶給我很大的失落及悲傷。翻譯論文和進大學任教，忙碌的工作讓我沒有時間悲傷，但仍常觸景生情，內心有很多對母親的感恩和思念不知何處宣洩……修行人常讓人覺得要理性、要堅強，不能動之以情，但是親情畢竟是真實存在，難以漠視。

親身經歷 感受安寧真義

記得碩二時，隨教授到新瀉縣某大醫院的安寧病房實習兩週。在日本院內照顧病患工作大都由護理人員承擔，為讓病人能得到充分休息，探病時間都有嚴格規定，且家屬不能在院內留宿，因此家屬多半假日才來探視。我們幾個研究生除了第一天參與護理人員交班和病房環境介紹外，除非病人走出來主動和我們交談，我們不能進病房。因此很多時間，我都是在整理交誼廳的書籍和澆花等工作，這間醫院有間小禮堂，早上有做不同的宗教儀式；上午十點和下午三點半有點心時間，社區的志工會準備簡單的茶點。因病人是隨喜參加，所以我們都很積極的把握這些時間和病人互動。但可能因為接觸有限，所以當時對日本的安寧病房的感覺有些失望。

所以當母親最後住院期間直至送大體回大學，都有精舍常住師父和師兄姐的關懷陪伴，另外母親在北部住院時，醫院內宗教師們的關懷和支持，都讓我非常感恩。這些點點滴滴的關懷，讓我內心得到很大的支持力量，也讓我體會到陪伴家屬的重要，這和當時在日本的醫



經歷母親往生的悲傷，純寬法師深刻體會修行人也難以參透的生死課題，更期待以宗教師的身分帶給病患和家屬心靈的平靜。



純寬法師將佛法運用在日常生活中，以真誠的心傾聽陪伴，撫平家屬慌亂的心，在病房中也露出難得的笑容。

院安寧病房實習時，感受也絕然不同。

不垢不淨宗教心 延續大愛無終盡

佛陀說明人的憂悲苦惱之所以會不斷重複的根源在於「無明」。面對死亡，對病人而言是恐懼，對家屬而言則是悲傷，究其原由，是因人對「有」的執著，所以才會有後續悲傷的情緒反應。另外，證嚴上人也曾開示：「凡夫的情是受污然具有色彩的，菩薩的情是清淨的，是沒有色彩也沒有界線的，不但自無始以來至現在，還可以延續於無終無盡的未來。」

因此，在了解人生無常的因緣法則後，如何運用佛法來面對生死、協助病人提昇內在的力量，以智慧化小愛為大

愛，學習菩薩的覺有情、擴大愛是必要的。但是安寧病房的陪伴不同於一般病房，需要有更多專業的學習。

因此在母親往生後，我參加了北部的宗教師專業訓練課程，近一年的時間，也同時在台大病房受訓。由理論的學習到實務的運作，讓自己改變許多原有傳統的刻板思想和作為。了解到臨終陪伴的需要性及對家屬關懷的同理心等態度。

真誠的傾聽 真心的交流

母親的生病示現，讓我投入臨終及悲傷關懷的領域，這和我如何運用社工的專業訓練、以及宗教對生命的理解來助人與輔導並不衝突。在過去一年半中，

利用每星期一天的時間在心蓮病房擔任宗教師的關懷工作，期間也帶領宗教研究所和社工系學生做課程的臨床實習，讓年輕的學生能在理論教學後，因透過實際參與來對生死有更深刻的瞭解，進而珍惜並把握當下。

雖然是以宗教師的身分在病房輔導病人和家屬，但其實是病人用他們的生命在教育我，讓我更了解死亡的生命態度和人生無常的有限度。而在陪伴家屬的過程中，讓我的心更加的柔軟和自省，因為他們是用生命和真心在和我交流，而我也只能用最真誠的心來陪伴和傾聽，這是我唯一可做的。

超越宗教 回歸生命本質

安寧團隊有別於一般病房之處，就在於強調身、心、靈整體的照護與全人、全家、全程、全隊的四全理念；透過連結不同角色的專業及獨特性，促成團隊間的相互學習成長進而一起合作服務臨終病患及家屬。以真誠的陪伴做關懷和引導，扣問生命的本質即是靈性的開發，而這也是人人生而具有的哲學情懷，雖然我是宗教師，但靈性不等於宗教，真正的靈性照顧是團隊的參與，所以我很感恩成為團隊的一員，讓我得以學習者的態度將病患視為生命中的老師。



心蓮病房團隊總是盡力為病患圓夢，圖為純寬法師與心蓮病房護理人員及醫師一起帶著病人到花蓮南濱海岸看日出，留下珍貴的歡樂影像。